

A DIFFERENT KIND OF WAR WAR

譯特部輯編報世新港台 著斯樂梅將中軍海國美

中
冊

龍神
虎飛
戰謀間



的見不看和笠戴
爭戰作合美中



神龍·飛虎·間諜戰 目錄

封面設計
楊震夷

——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

- 第十章 中美比肩作戰……………三一九
- 第十一章 海盜與神龍……………三六三
- 第十二章 準備迎接登陸……………四〇五
- 第十三章 中美合作所總部……………四五五
- 第十四章 與飛虎隊合作……………四九三
- 第十五章 中國戰區美軍易將……………五二九
- 第十六章 游擊健兒血戰山河……………五六五
- 第十七章 忠義救國軍……………六一一

第十章 中美比肩作戰

一九四三年年底那幾個月，我一直不怎麼開心。不順手的事情太多太多，十二月裏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快活谷辦公室裏。當時，我似乎眼看著我們所建的規模，祇剩下一些支離破碎的殘餘——爲了過去的工作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還有別的很多到中國來爲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人，都曾貢獻了心力。

我聽到有人敲我的房門，我看到是我們營地的「管家婆」西·馬力斯(Si Morris)。「老板，」他說，「明天過聖誕節了。」我點點頭，「不錯。」

我曉得整個營地裏都爲着準備慶祝聖誕節而忙亂着。他們老早就開始節省香煙，把棉花撕碎了來裝飾聖誕樹，學着唱英文歌曲，又忙着教別人去和立人育幼院裏的小朋友們講中國話。早幾天，我曾聽到中美合作所的弟兄們練習合唱，我在飯廳外面遇到了傑夫·派克。

「唱得很不錯呀，傑夫，」我對他說。

「謝謝你，上校，」他回答說，「這是他們頭一次在一起練習，到過節的時候，我們一

定可以練得很棒了。」

我曉得，全營弟兄都在學習「老麥克有一塊田」那支歌——用中文唱的。因為立人育幼院的孩子們爲我們學會了用英文唱那支歌，弟兄們特爲要讓他們驚奇一下子。照顧這些孤兒幾乎成了我們業餘的嗜好。

戴將軍給他部下官兵的薪餉，與一般同軍部隊官兵的情形相同；不過，他爲了免除他們有後顧之憂，所以在快活谷辦了這個立人育幼院與山頂上一家小學；萬一部屬有任何不幸的事，他就負責教養他們的遺孤。

馬力斯來看我，大概是想到了爲孩子們準備的聖誕晚會，還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。

「啊，不是，」當我問他是否有何不妥時，他忙着回答我，「晚會一切都準備好了。不過，弟兄們認爲，過聖誕一定要進教堂。我們的車輛太小，無法把天主教友以外的信徒送到城裏去；按照我們海軍的規章，如果沒有軍中牧師的話，就應該由曹長來主持禮拜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我自然就吩咐他，要弟兄們打扮整齊到教堂去。

聖誕節那天早晨，他們都把皮鞋擦得雪亮，領帶打得端端正正。我們舉行了符合傳統的

宗教儀式，當然多少有點權宜行事。我們居然還記得幾首讚美詩的詞句。馬力斯唸了禱告文，魏特讀了一段福音。我都沒十分清楚他們說的是些甚麼，因為我自己還在默默準備我的證道詞。

我後來大概講了十五到二十分鐘。我講的題目是及時祈禱，不要等到祈禱的原因消失之後再開始。在證道結尾時，我講了一個故事，是發生在我第一次飛來中國的途中。

我們當時飛越非洲的奈及利亞叢林上空，我們飛機上的方向儀有了毛病。我們的駕駛員發現了毛病時，天色已黑，飛機已經飛過了「站頭」。這時候，因為不曉得怎麼辦是好，我就運用我航海的知識，藉了南十字星的方位，與駕駛員商量着擬定了一條航線，我希望我們在油料用完之前飛到海洋上空。

機上全體乘員都曉得我們的情況，大多數人反應各不相同。有一位在過道上走來走去。另一位在給他剛剛結婚的新娘寫信，一頁又一頁，匆匆忙忙，寫的都是他們一週前結婚以來一直沒有得空兒講的事情。有一個小伙子很認真的要我買下他的手錶；當我付他五塊錢買了他的錶後，他似乎的確十分安心的樣子。但是，我們居然大難不死，第二天他又原價買了回去。我問他，爲何他頭一天那樣堅決非要把手錶賣掉不可呢？他告訴我，因爲他答應過他

的母親，祇要他戴着那個手錶的時候，就絕不容許有任何不幸的事落在他身上！

有一位高高大大，心地很好，油料裝備匠樣的人，他本來是一張嘴就帶「三字經」的那種角色，此時却祈禱得十分虔誠，足足有二十分鐘左右。他說，「主啊，如果我能够平安地走出這架他媽的飛機，我這輩子再也不坐任何飛機了。」這時，當他朝機窗外面望去，看到我們這架飛機正由駕駛員巧妙的操縱，降落在夜色甚濃的一處緊急機場上。他趕緊說，「算了吧，上帝。駕駛員已經又能控制這架飛機了。」

泰洛伊領頭做了最後的祈禱，弟兄們紛紛向他致賀說，「聖誕快樂，曹長，」然後又對我的證道詞大為讚美了一番。有一個羞答答的小伙子拉住我兩隻手，告訴我他的內心裏是多麼樣子感動。他眼睛裏淚水汪汪地對我說，「你講得最精彩的地方，是你祇講了兩次他媽的！」

我聽了這話之後，馬上就前往電報房，發報請求派兩個軍中牧師前來。

我們爲立人育幼院那一百五十個孤兒所舉行的晚會，簡直令我們自己有「如歸故里」之感。這些孩子們，最小的祇有三歲，最大的也不過十四歲。我們舉行了雞蛋賽跑，傳遞豆袋遊戲，給驢子縫尾巴等把戲。

我們還玩了許多他們從來不曾玩過的遊戲。孩子們的眼睛睜得越來越大；到「聖誕老人」入場，分送玩具時，全場歡笑聲達於最高潮。我們曾通知駐防在加爾各答的美軍官兵替我們買些禮品，就是爲的這一場晚會。他們替我們搜購兒童玩具，簡直就好像美國國內禁酒時期買酒的方法一樣——一次祇能買一點點，使「有貨」出賣的人不致於拒絕。我們買到的有小橡皮兔子和狗，可以讓三歲的小孩們捏着玩。也有些洋娃娃和機器玩具給那些大一點兒的孩子們。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得到一個皮球，聖誕老人並且要親自向他們道賀——而且差不多把每一個孩子抱起來坐在他的腿上。

每一個孩子很彬彬有禮地說，「謝謝聖誕老人。」

當茶點開始端上來以後，馬力斯與艾迪劉和三個孩子坐在一個桌子上。孩子們在用中國話交談，而且不時用小指頭指着馬力斯。馬力斯自然便要問一個究竟。

艾迪樣子有點兒尷尬，支支吾吾地說，這太難翻譯了，而且孩子們的話，本來也沒有甚麼意義，如是云云。但馬力斯仍堅持要問。

「艾迪，請你盡力翻得近乎原意好不好？」

「好吧！」艾迪終於同意了，「這可是你自己請求我翻的。最接近的意思譯成英語應該

是「我的老天爺，瞧瞧他，他可真能吃呀。」

晚會近結束時，我們大家又聚集在一起，一塊兒唱歌；當大人抱着那些孩子們時，很多人的眼中都含着淚。他們都那麼整潔可親，伏在大人的懷中，可愛極了。

我們自己的聖誕餐會，有新運到的「硫酸」，這幾個星期來，貝耶萊一直在打聽，「我們要的硫酸有沒有消息呀？」又過了一個多星期之後，恰巧在聖誕節之前，有消息說那批貨運到了。貝耶萊非常高興，立即把那批東西直接送到了第一賓館去了，原來所謂「硫酸」也者乃是一批名牌的威士忌，正好供大家在聖誕節期間暢飲一番。

次日，便是戴笠將軍的聖誕餐會，他的餐會照往例總是一面吃飯，一面看戲。

戲演完了後，我們上台去向演員們致賀，其中有幾位是很漂亮的女性。照中國國劇的老規矩，本來是祇有男演員，女性角色也由男人來裝扮的。

很不幸的是，戴將軍本人臥病，無法參加這些活動，這次是真的生病，不是以前爲了躲避而以生病爲藉口的情形。他不大相信我們的醫藥，因此我們的醫生都無法爲他效勞。

對我們在快活谷中的弟兄們來說，我們得到的是最大號的聖誕禮品，便是剛剛到達的郵差艾迪·奧圖，他終日笑口常開，又有一個大大的郵袋，看起來真是像聖誕老人。過去一年

多來，信件都是經由大使館海軍武官處轉來。或是由美國海軍部第二七三二室送經海軍情報處轉達。偶而也有信件經過美國陸軍轉遞。但這時候我們已有了一座自己的郵局，中國人並且在我們的總部裏加蓋了一間房——一個小小的房間，有木製的櫃枱和窗口，都是用樟木做的，因此聞起來有一股樟腦氣味。奧圖是個正規的郵務人員，他攜帶有郵務上需要的磅秤，以及其他一切與賣郵票、保險、信件掛號等有關的器材。現在，我們可以往家中投寄包裹，不必再麻煩朋友熟人帶到印度去付郵了。

奧圖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郵差。他常常爲了處置郵件要熬到深夜，在燭光之下工作。他用手填寫各種表格。他又常常自己把寄進來包裹上的繩子解開，把上面的結解掉，如此這般股繩子便可以留備後用。他又常常寫了太多的標籤。自從用驛馬運送郵件以來，恐怕從來沒有一個郵務人員使用的東西像他這麼缺乏；而在他之前，恐怕郵務工作從來不曾像這樣使用這麼多種不同的交通工具。他經常要依靠人力、駱駝、和山羊——祇是把山羊皮剝下來再用氣吹起來的山羊皮筏子，在河裏面可以代替普通的竹筏或木筏。他也常常要用到馬、吉普車、卡車、火車、舢舨、摩托車和飛機去送信。任何時間如果有人要到任何地方去，奧圖都會交付給他一些郵件，請他順便帶出去。因爲，在戰時情況下，有時我們要寄信到遠地分

支機構去，簡直需要好幾月才能到達。

包裹有時稍有積壓；有些包裹中顯然藏有可以吃的東西的（關於這方面問題，奧圖可真是每猜必中），他總是把那些包裹送到最邊遠的營地去。他有時注視着包裹外面寫的字跡說，「這字跡一點也看不清楚了，大概是給第三大隊（或第四大隊隨便甚麼單位吧），他們好久都沒有收到任何郵件了。」不過，他這樣做時，完全本於公平原則，毫無私心。他處事甚為實際，我從來不曾聽到過弟兄中間對他有任何不滿。

差不多一年之後，我們爲了縮短寄遞郵件的時間，在昆明也設了一個郵局。不過，這時我們在東邊的幾個營地已經有好幾百人了。昆明郵局成立之後，立即向大約三十個不同的單位遞送信件。他們感覺最頭痛的問題是老鼠。我們在昆明郵局裏工作的人，都把除鼠當做首要之圖。除鼠之事，進展得始終不如他們理想那樣順利，所以，他們每週都得設法縫補郵局的袋子，這些郵袋是很寶貴而且也無法補充的。

聖誕前後，我心情本來有些沮喪，但新年到來之後，我開始做我自己的打算來，我曉得，將來無論遭遇到甚麼麻煩，我都有一羣很得力的人——這些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軍中的階級。他們都是團體的一部份；而他們惟一的期求，便是希望有大顯身手的機會。

是在這種心情之下，我再度奉召返回華盛頓，以便當面報告工作詳情，以及導致與戰略處鬧翻的種種事件。這一回，我在華府停留的時間較過去為短。其間經過，似乎凝成了不少的煙幕，當煙消雲散時，已是我準備回到中國任所的時候了。我行前特別晉見了金氏上將。

「長官，」我對他說，「我應該被調離中國。我在我們自己人之中製造了敵人，中美合作所要被這些人拖累了。」

金氏上將是一個莊嚴的人物，他望了我一眼，對我說，「我們曉得你想要回到海上去，但是，你在中國工作，對我們有更大的價值。」

於是我祇好回中國任所了。但我已順便拜訪了尼米茲上將、海爾賓上將以及別的長官，我又向他們解釋了中美合作所對我們的艦隊和飛行員的貢獻。當我到達孟買的時候，我心裏仍然感覺不適。我因在游泳時惹下了耳病，耳中有膿，我還在醫療之中。在旅途中我又害上了赤痢。當我到達旅館裏時，體力疲弱已極，連電話鈴響了我都不想去接。後來，勉強拿起了電話筒，原來是威廉斯從加爾各答打來的。

「生日快樂，瑪麗，」我聽到他說，「你有沒有佩戴肩章？」

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兒荒唐。我是穿着軍服旅行，為何不佩肩章呢。

「不是，」他聽到我的反問之後趕緊說：「我的意思是問你的新肩章。你沒有聽說嗎？羅斯羅總統已經任命你爲少將了。」

我的耳朵大概就是那個時候好的，因爲我聽他講的話清清楚楚；我自己就跑到吉翰娜俱樂部裏去吃了一頓午餐以示慶祝。我喝了一種叫「尼布潘尼」的飲料，其實就是檸檬汁加水，來慶賀我的新任命。此後，我也要被人開玩笑似的稱爲「長江提督」（Commodore of the Yangtze Rapids。英文裏 Commodore 一字，爲少將、准將、提督等義）。我不由得想到，「提督」這個官銜，究竟是否有我以前自己封的「小公爵」那麼高呢？不過，後來我又自寬自解一番——這是不成問題的，因爲反正我不能同時擁有這兩個銜頭。

威廉斯在加爾各答迎接我，爲我帶來了新的肩章與一輛車，上面都有一顆將星。在我看天下沒有任何東西能像這顆星那樣光彩奪目的。我彷彿是靠我自己的力量飛越喜馬拉雅山的，因爲我簡直不記得那一段旅行的情形了。

但是，一到重慶，我彷彿就挨了一悶棍。因爲，有封信從華府的金氏上將那邊來的，要我面呈高思大使——這封公函通知大使和我，我自即日起不再屬於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觀察員辦公室了；函件中要我以待後命。

大使的神色似乎很高興，因為他一直就想這樣安排的。他是個外交官，但不論他待人處事的技巧如何，他也擠上了戰略處的花車，和他們抱同樣的想法了。（這年一月間，高思大使曾上書國務卿，副本送戰略處；但卻沒有副本給海軍部和我。）高思大使本人曾經說過，戴笠將軍被中國人民痛恨畏懼，因為他和蘇俄的秘密警察或德國的蓋世太保一樣。他在那次報告中也說到，我在中國的行動，是外交人員非常之不能接受的。

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司長賀伯克 (Stanley K. Hornbeck) 曾支持那個報告，並且引用了英國海軍方面的陳詞濫調，說戴笠這個人，「祇是一心一意要物資、要錢、要裝備，越多越好；要了以後却一事不幹。」在檔案中找些材料來放言空論，比走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可容易得太多了。照我與戴笠合作的經驗，與傳言恰恰相反。我常常受窘，因為美國方面承諾了的槍砲彈藥都沒有到達；每逢這種時候，都是戴將軍爲我解除難關。

「沒關係，」他不止一次對我說，「日本人會幫我們忙的。」

日本人的確幫忙；戴將軍的部屬，當時常發動攻擊，襲取軍械物資，或者派人潛入上海，由敵僞手中套購走私。總之，我們急需的東西總可以得到。

在解除了海軍觀察員職務之後，有一個很短暫的時期，我不知該想甚麼是好。也許由於

圍繞着我的困難太多，海軍部才叫我抽身出來。但是，突然之間，最重大的發展實現了。中美合作所裏美國海軍的部份獲得擴大，昇級爲「美國海軍艦隊團」(Group of the U. S. Fleet)，這個單位直屬於最高統帥之下。而我便被任命爲美國海軍援華團的第一任司令官。

自我這次從美國回到中國來的幾個月之間，除了美國海軍之外，我們沒有接受到任何單位的援助。但也沒有任何人給我們任何困擾了。我們終於獲得機會來證明，我們與一個外國盟邦從事軍事合作的方法，的確能獲得可觀的利益。我們瞭解，在過去若干時間，我們與美國人發生的種種磨擦衝突，可說是虛擲時光了。不過，由於樂觀的心情復起，使我們深信必能將過去的延擱補償起來。直到事後，我們才發現事情的演變實在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子樂觀。

戴將軍對我說：「我相信你們海軍，他們早就認真幹事了。」由於他有這種想法，他和我決定，兩個人到中美合作所各地的營地去親自視察一番。我們都瞭解，這樣的視察一定是有益的；他曉得，我後來也逐漸曉得，中國人是跟人而不是跟公文辦事的。

不料我們在出發時，正是日本人陰謀蠢動，要取得內地一條重要走廊地帶的時候。

到這時，中美合作所本身裝備與物資供應，都仍爲數可憐。不過，這個時期可以算是一

個轉換點，此後就順利多多了。譬如說，我們現在有了兩架C四七型的運輸機，可以在中國境內使用。不過飛機所需要的油料，還是要包括在我們那每個月一百五十噸物資的數額之中的。有了這兩架飛機之後，任何物資祇要一過駝峯，我們就可以自行空運，又是可以節省好幾個月的轉運時間。至於人員方面，陳納德將軍幾乎在任何時間，都准許在他所屬的飛機上順道爲我們帶一兩個美國人；不過，涉及中國人的話他還是沒有辦法。儘管如此，我們還可以使用自己的兩架C四七飛機，在早飯與中飯之間出巡一趟，節省了過去所需要的一週寶貴時間，譬如我們去桂林吧，就在重慶東南約四百哩，就節省時間多了。

當我們飛機初到時，事情的確沒有這麼簡單。首先我們先得準備降落傘；我們的駕駛員不願意有任何乘客不帶降落傘的。

「有事我要跳傘的，」他說，「我可不願意因爲乘客沒有傘而格外增加麻煩。」

降落傘的問題遠比我最初想像的困難得多。戴將軍和我各需要一套，那都不成問題。但是戴將軍從不單獨旅行，而這次是出遠門，他的一行人員共有十七個人，其中不僅有一些經過嚴格訓練的保衛人員，還有他的其他助理，以及由淪陷區來的工作人員，他們述職完畢，要回到陷區去。在我這一方面，艾廸劉是我的翻譯官，史密斯要處理文電工作，泰洛伊是醫

生，還有一位班奈特 (Joe Bennet)，他是海軍預備役中的上尉，他對於長沙附近鄉間情況之熟悉，對於我們在湖南建立第二大隊極有助益。因此，我們一組便有二十二個人；可是，當時在全中國也找不到多餘的二十二個降落傘。最後，我們惟有祈求萬事大吉，就冒險起飛了。當我們飛經桂林附近羣山聳立的天空，徐徐降落時，我不由得想起美國海軍一位中校說過的話，「我好像是一條變形蟲，落在了一張砂紙上。」

桂林雖然未遭日軍侵佔，但已經與敵人勢力鄰近，使我們這邊的人不十分安全。於是，我們就停在城外，準備換乘夜班火車；我們事先聽說，這班車是很高級的。我們搭的那列車，包括四輛特製的車廂，我們的那個車廂，可能是在華南地區最精彩的。史密斯過去在鐵路這一行裏幹過多年，一看就大為讚賞。他說，「真棒。如果這節車廂裝上冷暖氣的話，就可以和美國任何一輛車廂媲美——可惜有臭蟲！」

我們上了火車，大約在天黑之後就開車了。可是，到了早晨四點鐘，那些小玩藝兒就使得我們不得不起身去吃早飯，我們馬上就要到達廣西與湖南邊境的東安了；在這兒，我們準備視察東安醫療中心——這兒有五位海軍醫師，十七位藥學專門人才，他們要為分佈各地的游擊健兒們提供醫療服務。

戴將軍竭力主張，設立醫院和醫護訓練機構，首先要注意到安全和長久性。我則希望更具有機動性可以深入戰場的單位；不過，我們開始先從東安做起來。美國海軍軍醫署的布萊克上校 (Arthur P. Black) 和李德勒醫師 (Francis L. Lederer)，在這兒建立了很好的成績——醫院有一百張病床，另有兩個學校，一個訓練醫生，一個訓練醫藥助理人員。他們安排了種種有效的教學小組，包括各種必要的衛生措施示範教學，如清除虱子，如垃圾處理，如用水淨化，水井維護，以及消滅蚊蟲等。東安的蚊蟲為害甚烈。東安全城人口不過兩萬，其中百分之九十，據說都因蚊蟲傳染而害了瘧疾，而且是很嚴重的一種，俗稱褐色瘧疾的那一種。在上一年裏，東安人光死於這個病的達七百人之多。

關於這座醫療中心，祇有一件事錯了，而且這個錯誤還是十分嚴重的。在這兒的學校中，沒有真正的學生；醫院裏呢，又沒有真正從游擊隊上送來的病人。中國軍方曾經告訴戴說，這學校一成立，就會有六十個醫科學生與六十個助理人員來上課。六個月過去了，那批人並沒有來。當我們仔細研究過之後，實在也不能怪他們的。照美國海軍的標準，每十萬個官兵之中，應該有廿六個醫師，還有二三十個受過不同的專業訓練的藥劑師。可是，在中國的正規部隊中，每十萬名官兵之中，未必能有一個是醫生，而且根本無所謂助理人員了。